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探析

高文泽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本文从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出发, 总结出其笔下冷漠自私, 恐慌焦虑, 被金钱泯灭亲情, 愚昧庸俗, 疯狂变态, 阴冷病态的颠覆母亲形象, 讨论分析张爱玲如此这番塑造另类的母亲形象的原因, 结语对本文进行了概括。

[关键词] 张爱玲; 母亲形象; 母爱; 另类; 颠覆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215

引言

从古至今, “母亲”的形象向来都与无私奉献, 圣洁博爱等伟大高尚的标签捆绑在一起。《孟母三迁》之类的关于歌颂母亲的文献传记数不胜数, 在华夏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母亲”不仅因为作为家庭中添丁增口的承担者而享有极高的赞誉, 更因“母亲”从古至今承担着相夫教子, 厅堂庖厨, 生儿育女等一系列家庭责任, “母亲”也因此一直被世人冠以极高的荣誉。但是著名作家张爱玲却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另类的母亲形象”, 并凭借此举塑造了与中国文学史中传统的母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她塑造出来的母亲的形象是与我们往常所熟知的母亲不同的, 是陌生的, 甚至产生畸形的母爱。

一、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

(一) 冷漠自私的母亲形象

自私而冷漠的这一母亲形象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共性形象, 在张爱玲笔下的许多作品中都能发现这样的母亲形象。比如她的小说作品《花凋》。原著中, 郑夫人是女主人公川嫦的母亲。川嫦得了肺病, 一直生活在绝望和无助之中。而川嫦的父母在花钱为她看病这件事上却漠不关心, 父亲认为给川嫦看病就是无底洞, 没必要白白浪费钱。而川嫦的母亲郑夫人却觉得如果把钱拿出来给川嫦看病的话, 就等于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暴露了自己藏有私房钱的事情, 她因此害怕而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事, 从而也没有拿出一份钱给女儿看病。最终两个人谁都没有为女儿的肺病努力过, 导致女儿最后郁郁而终。全文未见张爱玲对于导致川嫦死去的她的家人的如泣如诉的控诉, 但母亲这般的冷漠与自私无疑是导致川嫦陨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愚昧庸俗的母亲形象

在那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对母亲的评判无异于遵守封建礼教妇为夫纲的贤妻良母形象。这样的母亲, 她们都被张爱玲塑造成都是“良家妇女”的形象。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心经》。原著中中的许母, 她在家中时不起眼的, 是被忽略忽视的。她们是太太, 是母亲, 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许母没有自己女儿小寒那般幸运, 没有逼迫自己的严父, 婚姻也不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许母面对自己的女儿小寒暗恋丈夫许峰仪, 自己的丈夫许峰仪又和小寒的同学凌卿同居这样荒谬的乱伦后, 只是选择了忍气吞声。毫无疑问许母是受害者, 但她选择了埋葬自己所有的底线以及尊严来维护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可悲亦可叹。

(三) 疯狂变态的母亲形象

在张爱玲的笔下, 还有极端的母亲, 她们变态而疯狂。比如在张爱玲的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曹七巧家是开麻油店的, 嫁给了因为从小就瘫痪在床而娶不了官家小姐的姜家二少爷。因为她丈夫姜家二少爷的残疾, 让曹七巧无法享受正常的男欢女爱, 造成了她无法排解的苦闷而郁结在心中。于是渐渐的, 她的精神与心理开始扭曲, 开始变得疯狂变态起来: 她让女儿长安裹小脚, 这一行为让长安成了街坊邻居的笑料。在长安好不容易和童世舫相互喜欢时, 曹七巧却用尽了一切手段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 她看到自己女儿长安和童世舫坠入爱

河之后幸福甜蜜的样子, 心里就会极度的不平衡,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破坏这种美好。于是她怂恿哄骗让自己女儿长安吸上鸦片, 亲手毁了自己的女儿。

(四) 恐慌焦虑的母亲形象

在张爱玲的作品《第一炉香》中, 梁太太就是这样一位恐慌而焦虑的母亲形象。她嫁给了年纪大了自己不少的但是有钱的富人做姨太太只为自己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在自己的富豪丈夫死后, 她风花雪月, 致使自己名声十分不好。在自己的外甥女薇龙搬来自己家来后不久, 梁太太就硬是横刀夺爱抢走了自己外甥女的对象卢兆麟, 彻底摧毁了她对爱情所抱有的幻想。梁太太生活在封建社会没落的贵族家庭中, 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充满着恐惧与担忧, 充满了不安与焦虑。并且将这些自己内心的焦虑感无法控制的施加给儿女小辈。

(五) 被金钱泯灭亲情的母亲形象

作品《半生缘》中的顾太太就是张爱玲笔下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母亲形象。在原著中, 顾母的大女儿顾曼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选择牺牲自己去做了舞女, 那时候的顾曼璐只有17岁。在这位17岁的花季少女做出这样的决定后顾母并没有表示反对, 并且逐渐成为吸血鬼榨干了顾曼璐, 当街坊邻居提起自己女儿顾曼璐做舞女赚钱时, 顾母并没有选择为自己女儿辩护, 因为在她心里自己的女儿就是在给她丢脸, 可是她为什么还是选择亲手将自己的女儿顾曼璐推入火坑呢? 自己作为母亲却不选择劳动挣钱来抚养子女, 却成为子女的吸血鬼。大概因为自己的女儿漂亮又年轻, 去做舞女来钱快吧, 她已经享受上这种感觉了。

二、张爱玲“丑化”母亲形象原因分析

(一) 阴暗晦涩的童年体验

张爱玲的母亲作为一位新派女性, 根本无法容忍丈夫吸食鸦片、嫖娼、娶姨太太等等一系列出格的行为, 最终两人的婚姻破裂, 黄逸梵本人孤苦地死在异国他乡。那时候的张爱玲才只有四岁, 与母亲分别的时间与距离将原本就淡漠的母女感情愈化愈淡。

后来他的父亲再婚给张爱玲找了个后母。在张爱玲与后母的相处之中, 也始终无法与之建立深厚的感情。当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弟弟在这个破碎混乱的家里所受到的种种委屈以致性格发生的巨变时, 她恨透了这个陌生的女人。后来后母还教唆父亲将她毒打一顿, 然后软禁, 这使得张爱玲差点在病痛中丧命。自此以后, 张爱玲对所谓的亲情完全丧失了信心。

与自己亲生母亲的遥远的距离感与疏离感加上与后母不可协调的矛盾, 给张爱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 男权社会的反映

在张爱玲所处的那个年代, 中国仍然很大程度地保留着封建时期的男权主义。仍然是妇为夫纲, 对男人的话言听计从。因为在那个年代赚钱谋生, 养家糊口的重担由男人担负, 从而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而生存, 她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丈夫从一而终。然而这种对男权的一味遵从与依附, 总有一天随着时间而逐渐成为一种对自身情绪、想法以及行为的压抑, 从而直接导致了畸形母爱的产生与普遍化现象。张爱玲生前曾认

为女性之所以会成为男性社会的奴仆便是由于在体力方面远不如男性，但张爱玲还说了，男性的体力也不见得能胜过诸多猛兽，所以如何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不让自身“被奴役化”，自我主体性在这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在张爱玲笔下我们不难发现，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多富有懦弱，低头认命，依附男性，恪守妇道等相关女性本身的自我缺陷。这也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本身的缺陷。

（三）乱世战争的影响

在20世纪那个战火纷飞的混乱年代，如何生存下去就已经成了人们思虑最多的问题。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生存的渴望深深地暴露了人性的劣根性，将人性中的阴暗面揭示出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哪怕是本应慈祥和蔼的母亲也会变得疯狂起来。

（四）现代意识与旧社会碰撞下的诸多教育问题

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的那么几十年的混战时间里，由于受西方现代意识以及物质技术等因素与当时旧社会中国的封建思想的冲击共同影响，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当时旧社会中国的传统封建理念，具体表现在对人性的扭曲与价值观的逐渐偏离。

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方式的理性概念缺失与极端化趋向。长辈对子女的教育多数体现为控制或溺爱这两个极端。另外存在“依附型家庭关系”这种特殊形式，以《半生缘》为例，其中顾曼桢的母亲就是这样典型的依附于子女的形象，主要体现在让自己大女儿顾曼璐去当舞女养活全家，成为女儿的吸血鬼，最讽刺的是顾太太对自己女儿曼璐这般的付出没有半点感激，毫无底线地用着她的钱，还嫌弃这钱来的过于肮脏。这也从侧面说明那时候社会中父母教育子女是全凭自己的感性思维，理性概念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而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在这些极端的思维下培养出来的家庭关系，只会将病态的扭曲感在不知不觉中愈演愈烈。

其次表现在教育目的上的拜金主义与过度物质化。在西方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中国封建思想的畸形融合下，拜金主义之风盛行。比如旧上海的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刺激着行色匆匆的每一位路上行人。这一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大有体现，例如前文中提到的“被金钱泯灭亲情”的母亲，就是典型的教育目的拜金主义化的母亲形象。

三、丑化式母亲形象塑造的意义

（一）对二十世纪初期“新女性”形象的思想

张爱玲曾在《谈女人》一文中如此写道：“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覆，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反观其晦涩的童年体验，张爱玲对于其亲生母亲的印象一直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浪漫化存在与体验，这也就造成了张爱玲内心深处对于母亲、母爱的极度渴望。但是当内心的情感需求在现实中找不到寄托或者满足时，便会郁结在心中无法释怀，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多数作品中都能得到体现。比如《小团圆》中九莉曾说过：“伤害我最深的是我的深爱的母亲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事实上是笔者借由其创造的虚拟文学形象来表达自己对母亲漠视母权行为的一种控诉，更直接的表现为自己对于亲生母亲毅然决然抛下一家人出国去追求所谓“新女性”的相对自由的行为而导致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体验充满了晦涩感的无法释怀。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似乎张爱玲的所有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母女冲突，她在借此审视着当时社会所扭曲的畸形母女关系，这也成为她一辈子无法释怀的精神创伤。

因此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追求相对自由的所谓的“新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眼中是值得深思熟虑的。她并没有在作品中极力批判男权社会之弊病，相反，对于女性如此这般“奋斗”而只为成为《玩偶之家》中娜拉这般的行为，

其实是存在相对讥讽的态度的。张爱玲对“新女性”单纯抛家弃子只为追求所谓自由的行为感到伤痛，因为这正是她童年所经历并持续在她心中隐隐作痛的事。她一面肯定新女性确实实拥有人格上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从其自身的经历去看又会发现她对于这一形象思考的复杂性。因此对于二十世纪初的女性形象，张爱玲从另一个角度对其进行考量，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二）对五四文化的批判

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拒绝成为男性夫家的附属品，打破封建家庭的精神囹圄。二十世纪初的伦理革命确实实打破了女性的种种束缚与枷锁，让女性走向家庭步入社会，提升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这种“反家庭”的理念催生下，儿童沦为了这场家庭革命的牺牲品。伴随着二十世纪初新女性在旧社会家庭的激情出走，儿童子女被遗弃或者拒绝抚养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如此这般对于旧社会家庭的摧残，是张爱玲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放眼到现在，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已经成了社会焦点话题，遗弃等拒绝抚养行为也触犯了法律。但是在二十世纪初，人们只是把这当成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象征。张爱玲就是这中文化冲击下的受害者之一。

（三）对文学发展的意义

张爱玲如此这般将母亲形象从圣洁的殿堂拉下来，颠覆其在人们心中固有的伟大形象，并不是单单为了丑化而丑化。如此这般塑造“丑化式母亲形象”是对文学固有形象的一种颠覆，从侧面引发人们关于人性的思考。“丑母”的形象讨论与塑造也逐渐变成了文学史中的一个文学母题，引发了世纪长河中越来越多的现当代作家关于这一母题的思考与辩证。具有深刻的文学与现实意义价值。也由“母亲”这一家庭的核心成员的形象颠覆而引发了关于整个家庭伦理关系的讨论。父母，子女，凡是处在一定的家庭关系环境中的成员如何受彼此之影响也成了文学上讨论的热点。关于这一点，张爱玲塑造的丑母形象具有很强的后来思辨价值。

四、结语

张爱玲在作品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从传统的“圣洁”“高尚”等千古以来为人赞颂的高尚形象公式中脱离出来，剥离出不为人知的，或者说鲜为人知的母亲的另类形象，颠覆了中国文学史上对传统母亲形象的塑造。张爱玲创建了人们对于“恶母”形象的认知，对社会的发展也创造了极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常绍芳.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论析[J]. 芒种, 2017(22): 61-62
- [2]车文利. 论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J]. 鸭绿江(下半月), 2020(15): 38-39.
- [3]张昭清. 浅析张爱玲笔下另类母亲形象[J]. 青年文学家, 2012(15): 301.
- [4]汪新超, 方兆平. 浅析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1(09): 57+67
- [5]李景辉. 从罪恶的母亲谈起——浅析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J]. 民营科技, 2007(03): 76.
- [6]张玉琼. 博爱与阴性——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颠覆[J]. 青年文学家, 2014(29): 34-35.
- [7]李雪.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J]. 文学教育(中), 2014(01): 38.
- [8]吕晓芹. 母爱的异化——论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J]. 文学界(理论版), 2013(01): 15-16.

作者简介:

高文泽 2001.08 男 汉族 浙江省湖州市 学历: 本科